

連雅堂與臺語研究

宋鼎宗

高苑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教授

摘 要

臺灣自開闢以來，原住民在此生養蕃滋，自始並無統一的語言文字，十七世紀初，荷蘭人入據府城，曾用荷語、荷文教授原住民，甚至用羅馬字拼音教授原住民基督教義；西班牙人控制了北臺灣，為傳天主教於原住民，也編了「淡水語天主教理」及「淡水語辭典」。只是這些歐洲列強為奴化臺灣原住民而強力置入的語言文字，隨著霸權的崩潰而成為歷史的陳跡。

洎鄭成功驅逐荷蘭的殖民勢力，奪得臺灣，隨著鄭氏入臺的漳、泉移民漸多，於是以漢字為書寫工具的漳、泉語，遂取得臺灣語言的主流地位。同時在沈光文及明室遺老的涵育下，漢文化終於在寶島播下了種子；其後，又歷經清廷二百多年的教養生息，漢字、漢語（漳、泉語），終於在臺灣生根，進而發皇茁壯。

只是飄洋過海的漢語（漳、泉語），在臺灣特定時空的涵養培育，與歲月流轉的變遷下，雖不脫原鄉的臍帶，但它卻表現了更多的創新與多元，相較於原鄉，保留了更優雅的文化精髓，同時也創造了豐富多元的樣態。

在日本統治臺灣後，積極推動皇民化運動，部分仕紳也以成為日本天皇子民為榮的關鍵時刻，有識之士起而討論臺灣語言文化何去何從之際，出身府城的臺灣老儒連橫曾撰寫《臺灣語典》一書，於臺灣語言的典雅優美，多元豐富，一一舉證辨明，值得關心臺灣語言發展的朋友們一讀，故特為介紹云。

一、前言

臺灣本為原住民之樂土，十七世紀以後，又相繼為西班牙人與荷蘭人所盤據，直到西元 1652 年明太僕寺卿沈光文因颶風飄至臺灣¹，才在臺灣播下漢文學的種子。²西元 1661（明永曆 15）年，鄭成功驅逐荷蘭，奪得臺灣，把臺灣建立為「反清復明」的據點，而一時忠貞遺老、墨客騷人，如徐孚遠、張煌言、沈佺期、盧若騰等，也相繼趨附。清康熙於西元 1683 年亡鄭取臺，漢文學繼續獲得涵養培育，此後的歲月中，無論大陸來臺的遊宦墨客，或本土生養的知識份子，在漢文學的修養上，都有水準上的表現。所以，自明末沈光文來臺，至西元 1895（光緒 21）年清廷甲午戰敗，簽訂馬關條約，割讓臺灣予日本為止，漢文學在臺灣深耕已有 240 多年之久，培育了無數的詩人碩彥，其成就可以與大陸本土並駕齊驅。³

日人取得臺灣之後，一方面教育臺灣人民：日本天皇及其後代乃是「萬世一系」，並解釋「這個有力的君主已從清朝皇帝手中奪得天命，臺灣人民必須無條件地效忠天皇。」一方面將原有的傳統教育制度，全數摧毀，並於翌年成立「國語傳習所」，推銷日語。⁴台語遂逐漸遭到禁止，人民不能以自己的母語表情達意，其鬱悶可知。但部分地方士紳，卻趨炎附勢，以學習日本語、說日本語為能。甚至趾高氣揚，作威作福於鄉里。雅堂先生看在眼中，痛心疾首，感嘆的說：

今之學童，七歲受書，天真未漓，吟唔初誦，而鄉校已禁其臺語矣。

今之青年，負笈東上，期求學問，十載勤勞，而歸來已忘其臺語矣。今之搢紳上士，乃至里胥小吏，遨遊官府，附勢趨權，趾高氣揚，自命時彥，而交際之間，已不屑復語臺語矣。⁵

¹ 楊雲萍《臺灣史上的人物》（臺北：成文出版社，1981年5月），頁8。

² 劉登翰等撰《臺灣文學史》（福州：海峽文藝出版社，1991年6月），頁102引季麒光：「從來臺灣無人也，斯庵來而有人也；臺灣無文矣，斯庵來而有文矣。」連橫《臺灣通史 沈光文傳》（南投市：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1992年3月《連雅堂先生全集》版），頁836：「海東文獻，推為初祖。」連橫《臺灣詩乘》（南投市：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1992年3月《連雅堂先生全集》版），頁1：「臺灣文獻，推為初祖。」

³ 葉石濤《臺灣文學史綱》（高雄：文學界雜誌社，2000年10月），頁12。

⁴ 派翠西亞 鶴見撰、林正芳譯《日治時期臺灣教育史》（宜蘭：財團法人仰山文教基金會，1999年6月），頁12。

⁵ 《臺語考釋》（南投市：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1992年3月《連雅堂先生全集 雅堂先生集外集》版，頁19-56），序二，頁20。

按：《顏氏家訓》所謂：「今時子弟，但能鮮卑語、彈琵琶，以事貴人，無憂富貴。」⁶這種南北朝時代，因胡人入侵而造成的文化災難，不意竟重現於當時的臺灣社會。但日人為達殖民目的，不擇手段，可以理解；然臺人淪為殖民，卻不自知，能不令人痛心疾首？

二、臺灣話文運動

這種文化的鬱悶，終因 1919（民國 8）年大陸「五四」文化運動的刺激，開展了臺灣話文運動，1920（民國 9）年留日學生以蔡培火為主導，為鼓吹民族意識，乃建立提倡臺灣新思想、新文化的雜誌《臺灣青年》，在東京出版。⁷1922 年《臺灣青年》，更名為《臺灣》，成為臺灣文化協會的機關雜誌。時黃呈聰與黃朝琴分別發表《論普及白話文的使命》及《漢文改革論》⁸，一面推行白話文運動，一面勸臺灣人放棄使用日文，而林子瑾《文化之意義》一文，不僅主張白話文體，並建議使用羅馬白話字，使一般人民容易讀之。⁹1924 年留學北京的張我軍，也主張「建設白話文文學，改造臺灣語言」¹⁰，1927 年以蔡培火為首之基督徒又主張用羅馬字書寫臺灣話文，同年鄭坤五提倡用臺灣話寫作¹¹，1930 年黃石輝更發表《怎麼不提倡鄉土文學》，大聲疾呼：「你是臺灣人，你頭戴臺灣天，腳踏臺灣地，眼睛所看到的是臺灣的狀況，耳孔所聽到的是臺灣的消息，時間所經歷的亦是臺灣的經驗，嘴裡所說的亦是臺灣的話言，所以你的那枝如椽的健筆，生花的筆，亦應該去寫臺灣的文學了。」¹²這是主張用「臺灣語言」寫臺灣題材之文學的正式宣告。

在「白話文學」、「臺灣話文」等論述風起雲湧，爭奇鬥艷之際，做為一個知識份子的連雅堂先生自不能置身事外，一方面以舊文學大家，起而反對「白話

⁶ 《顏氏家訓》，卷 1，教子第二：「齊朝有一士大夫，嘗謂吾曰：『我有一兒，年已十七，頗曉書疏，教其鮮卑語及彈琵琶，稍欲通解，以此伏事公卿，無不寵愛，亦要事也。』吾時俛而不答。異哉？此人之教子也？若由此業，自致公卿，亦不願汝曹為之。」

⁷ 黃秀政《臺灣史研究》（臺北：臺灣學生書局，1992 年 2 月），頁 209。

⁸ 同註 3，頁 22。

⁹ 許俊雅《日據時期臺灣小說選讀》（臺北：萬卷樓圖書有限公司，2002 年 1 月初版三刷），頁 6。

¹⁰ 同註 3，頁 23。

¹¹ 同註 3，頁 26。

¹² 同註 9，頁 15。

新文學」，¹³一方面又起而以整理「鄉土語言」自任，說：

比年以來，我臺人士輒唱鄉土文學，且有台灣語改造之議，此余平素之計劃也。顧言之似易而行之實難，何也？能言者未必能行，能行者又不肯行；此臺灣文學所以日趨萎靡也。夫欲提倡鄉土文學，必先整理鄉土語言，而整理之事，千頭萬緒：如何著手、如何搜羅、如何研究、如何決定？非有淹博之學問、精密之心思，副之以堅毅之氣力、與之優遊之歲月，未有不半途而廢者也。余，台灣人也，既知其難，而不敢以為難。¹⁴

於是，於 1929 年歲末，先後於《臺灣民報》發表「臺語整理之頭緒」¹⁵及「臺語整理之責任」¹⁶二文，一則說：「余，臺灣人也，能操臺灣之語，而不能書臺語之字，且不能明台語之義，余深自愧！」¹⁷再則說：「余以僂民，躬逢此阨，既見臺語之日就消滅，不得不起而整理，一以保存，一以發達。」¹⁸

就是在這種面對臺語的危機感，整理與發揚臺語的使命感驅動下，正式展開整理臺語的工作。

三、《臺灣語典》的編撰

雅堂先生整理臺灣的語言文字，係先就一字、二字者先為整理，繼整理三字、四字者；然後，再旁及俗語，以期完備；終於完成《臺語考釋》一書。而前文所述「臺語整理之頭緒」及「臺語整理之責任」二文，今皆收於《雅堂文集》卷一，並題為「《臺語考釋》序一」、「序二」。而雅堂先生於《雅言 一》，則說：「自歸里以後，撰述《臺灣語典》，閉戶潛修，孜孜矻矻。」今臺灣文獻委員會於民國八十一年出版《連雅堂先生全集》，有《臺灣語典》四卷，於《集外集》有《臺語考釋》，其釋一字者共一百五十七條，釋二字者共七十三條。而前述二

¹³ 連橫《臺灣詩薈》（南投市：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1992 年 3 月《連雅堂先生全集》版），下冊第十七號：「今所謂新體詩者，獨不用韻，連寫之則為文，分寫之則為詩，何其矛盾！」（頁 290）又：「為新詩者，以為固有之詩多束縛，因而不為；或懼其難，學之不至，遂敢斥之。」（頁 297）此另文討論。

¹⁴ 《雅言》（南投市：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1992 年 3 月《連雅堂先生全集》版），一。

¹⁵ 十一月二十四日，《民報》第二百八十八號。

¹⁶ 十二月一日，《民報》第二百八十九號。

¹⁷ 《臺語考釋 序一》，頁 19。

¹⁸ 《臺語考釋 序二》，頁 20。

文並置於《語典》及《考釋》之前，且改題為「序一」、「序二」。所以，《臺語考釋》，或是《臺灣語典》的稿本¹⁹。

今檢視雅堂先生有關臺語的研究，除《臺灣語典》、《臺語考釋》等專著外，其他資料則散見於《雅言》、《臺灣漫錄》、《臺灣史跡志》、《臺灣贅譚》等著作。

四、語言與文化

沒有臺灣語言，就沒有臺灣人，這就是雅堂先生為什麼要撰著《臺語考釋》、《臺灣語典》的原因。但保存臺語，發展臺語，並不單單保存一種言情表意的工具；因為語言的深層意涵，是一種文化，他關係著一個民族的興衰存亡。所以，當雅堂先生開始整理臺語時，說：

余懼夫臺灣之語日就消滅，民族精神因之萎靡。²⁰

當整理臺語有成時，則說：

曩者余懼文獻之亡，撰述《臺灣通史》，今復刻此書（按：指《臺語考釋》），雖不足以資貢獻，苟從此而整齊之、演繹之、發揚之，民族精神賴以不墜，則此書也，其為玉山之一雲，甲溪之一水也歟！²¹

語言與文化，是一體的兩面，保存臺灣語言，正所以保存臺灣文化；發展臺灣語言，也正是為了發展臺灣文化。

雅堂先生認為，臺灣語言的整理與改造，不僅關係著臺灣語言的維護與發展，更關係著臺灣文學、文化的發展；而文學、文化的是否發展，則關係著臺灣的前途與生存的命脈所在。

但長期以來，「能言者未必能行，能行者又不肯行。」所以，臺灣文學遂日趨萎靡。為臺灣永續經營的前途著想，雖知整理臺灣語言文字之事，千頭萬緒，

¹⁹ 《連雅堂先生年譜》：「據《臺語考釋》凡例：『本編所載之臺灣語，係就一字、二字者先為整理，以後當將三字、四字以及俗語絡續發表，以期完備。』『本編所載之語，以臺南為主。蓋以臺南為全臺故都，又為文化發源之地，其語較多，其音較正，故用為標準。』本書蓋即《臺灣語典》之底稿，故年表云：本年開始寫作《臺灣語典》。」（「中華民國十八年己巳」條下）

²⁰ 《臺語考釋 序一》，頁 20。

²¹ 《臺語考釋 序二》，頁 20。

不有淹博的學識，精密的心思，堅強的毅力，與優游的時間，難以為功。但身為臺灣人，不知臺灣語、臺灣字，是有愧為臺灣知識份子的；故仍不得不從事於此。而雅堂先生志業的可貴，正在於此。所以先生說：

凡一民族之生存，必有其獨立之文化，而語言、文字、藝術、風俗，則文化之要素也。是故，文化而在，則民族之精神不泯，且有發揚光大之日，此徵之歷史而不可易者也。臺灣今日文化之銷沉，識者憂之。而發揚之、光大之，則鄉人士之天職也。²²

按：今天臺灣文學、文化的銷沉與萎靡，正有待我們踵武先賢志業，發揚光大雅堂先生的精神入手。

五、臺語的根源：創新與多元

臺灣原為中國東南海上的美麗之島，西元 1624（明天啟 4）年，顏思齊、鄭芝龍等居之，時芝龍兄弟多入台²³，而福建漳、泉地區的百姓也先後移入，開啟了漢人經營臺灣的史頁。至清光緒年間，居台人口約三百二十餘萬，漳、泉人約佔十分之六七，而廣東的客家人次之²⁴。因此雅堂先生所謂臺語，指的是使用人口最多的漳、泉人的語言而言。但由於時空的變遷，今日所謂的「臺語」，多的是多元與創新，不盡與漳、泉，甚至中國，完全一致。

（一）有淵源於中國之漳、泉語音者：

臺灣的語言大多根源於漳州、泉州人的語言，但漳州、泉州人的語言，並非漳、泉人所能自創，自有他的歷史源頭。所以，雅堂先生說：

夫臺灣之語，傳自漳、泉，而漳、泉之語，傳自中國，其源既遠，其流又長，張皇幽渺，墜緒微茫，豈真南蠻舛舌之音，而不可以調宮商也哉！²⁵

²² 《雅言 二》，頁 1-2。

²³ 見《臺灣通史》，卷 1，開闢紀。又見，卷 29，顏鄭列傳。

²⁴ 《臺灣通史》，卷 7，戶役志：「臺灣之人，漳、泉為多，約占十之六七，粵籍次之，多為惠、嘉之民，其來較後，故曰客人。光緒十三年，……其時造報者計有男女三百二十餘萬人。」

²⁵ 《臺灣語典》（南投市：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1992 年 3 月《連雅堂先生全集》版），自序一，頁 1。

先生在《臺灣贅譚》，又進一步詳加論述：

臺灣之語與漳、泉同，不知者以為馱舌之音，而細心考究，各有源流，且有遠自二千餘年者。夫不通小學，則不知社會之變遷（按：先生嘗著有《中國文字學上之古代社會》一文）；不識古音，則不諳民族之進化；余以報務之暇，瀏覽諸書，頗有所得，今試舉其一二：臺語謂「駝背者」為「隱居」，當做「隱龜」；古說：「隱，隆起也。」舊義多用反釋，如：「余有亂臣十人。」「亂」訓「治」；「格於上下神祇」，「格」訓為「通」；則「隱」之訓為「隆起也」，「龜背也」。《左傳》泌之役，樂伯射麋麗龜，釋「麗」、「著也」。龜背之隆高當心者，是隱龜二字，合之則為背之隆起也。較之駝背，尤為典雅。此一例也。臺語謂「驕蹇」為「呂巨」，余初不知其字，《莊子·列禦寇篇》云：「如而夫者，一命而呂鉅，再命而於車上舞，三命而名諸父。」釋「呂鉅」、「驕蹇也」。其義實同，此又一例也。臺語謂賭者之欲決勝負曰「食」；余初亦不知其字，《戰國策》孫臣說魏王曰：「王獨不見夫博者之用梟耶？欲食則食，欲握則握。」是「食」、「握」二字固古之賭語，而今尚存者，此又一例也。臺語謂「餓」曰「枵」，《漢書》有「枵腹從公」之句；臺語謂「粥」曰「糜」，《晉書》有「何不食肉糜」之語；此外尚多。²⁶

是漳、泉之語，根源甚古；而臺語又根源於漳、泉。由此可見，臺語的歷史悠久與源遠流長。

(二)有雖根源於中國卻為今日中國所無者：

由於時空的變遷，臺灣語言，雖然淵源於中國，卻有為今日中國所沒有的，苟非研求文字學、音韻學、方言學，則不能得其真。如：

臺語謂家曰兜，兜、圍也，引申為聚。謂子曰護，護、保也，引申

²⁶ 《臺灣贅談》（南投市：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1992 年 3 月《連雅堂先生全集 雅堂先生餘》版），頁 109-110。

為助。訛，訛擾也，而號狂人。出，出入也，而以論價。非明六書之轉註、假借，則不能知其義。²⁷

(三)臺灣語言有根源於周、秦之際者：

臺灣語言，由於時間的變革，也有非庸俗之輩所能瞭解，且有出於周、秦之際，也不是今日讀書人之所能明白的，如：

泔也、潘也，名自《禮記》，臺之婦孺能言之，而中國之士夫不能言。夫中國之雅言，舊稱官話，乃不曰泔，而曰飯湯，不曰潘，而曰浙米水。若以臺語較之，豈非章甫之與褐衣、白璧之與燕石也哉！又臺語謂穀道曰尻川，言之甚鄙，而名甚古。尻字出於《楚辭》，川字載於《山海經》，此又豈俗儒之所能曉乎！至於累字之名，尤多典雅，糊口之於《左傳》，搨力之於《南華》，拗蠻之於《周禮》，停困之於《漢書》，其載於六藝、九流，徵之故書、雅記，指不勝屈。²⁸

由此可知，臺灣語言的源遠流長，高尚優雅，不僅保有中國傳統之美，實有勝於今日中國所謂官話者，其足誇於世也如此。

(四)臺灣語言有士大夫所不能書寫者：

臺灣語言的高尚優雅，又有婦女輩能言，而士大夫不能書寫者，雅堂先生說：

試以竈下之語言之，曰饋餅、曰煮糜、曰滌泔、曰倒潘、曰餹粿、曰芼麵、曰備肉、曰剗魚；凡此八語，聞之甚熟，而讀書十年者恐不能知其出處。然則，臺灣語為鄙俗乎？為典雅乎？²⁹

(五)臺灣語言有中國已失傳，而臺灣獨存者：

臺灣語言，雖多源於中國，然其音義，有在中國已經喪失，而臺灣獨存者，如：

者 此也。按古人言者番、者個，後人多用這番、這個。《集韻》：

²⁷ 《台灣語典 自序一》。

²⁸ 同前註。

²⁹ 《雅言 十七》。

這、音彥，迎也，音義俱失；而臺語猶存其真。³⁰

又：

者久 則許久。猶言此頃也。《增韻》：者、此也。如者般、者番之辭。按者字語源甚古，今中國多用「這」字。《增韻》：這，魚戰切；迎也。而臺語如者大、者細、者近、者遠，所用甚廣。是臺灣猶保存古語，不為俗字所混也。³¹

(六)有在中國久已隱晦不用，而在臺灣，其音義猶不爽者：

如：

八 識也。能辨別也。《說文》：八，別也；像分別相背之形。按：八為倉頡初文；逮今五千年，中國久已不用，而臺灣獨存其語，音義不爽。³²

又如：

且 以盤奉物也。如曰且佛。《說文》：且，薦也。從几。足有二橫，一其下地也。按此為且之本義，故俎從且。中國今已隱晦，而臺語尚存。³³

(七)臺灣語言之美，有超越中國者：

臺灣語言的高尚典雅，有超越中國語言之美的地方，如：

大官 婦人稱舅曰大官。大呼平聲，敬辭也。《左傳》：大官大邑，身之所庇。³⁴

又：

大家 姑曰大家。大呼平聲，敬辭也。《後漢書》：扶風曹世叔妻班昭有才德，入宮教授妃嬪，稱曹大家。按：臺語之大官、大家，勝於

³⁰ 《臺灣語典》，卷1，頁1。

³¹ 《臺灣語典》，卷2，頁39-40。

³² 《臺灣語典》，卷1，頁8。

³³ 同前註，頁15。

³⁴ 《臺灣語典》，卷3，頁64。

中國之稱老爺、太太。禮失而求之野，臺語之高尚典贍，誠可矜貴。³⁵

先生又說：

北京之語，婦人謂夫之父為「老爺」，母為「太太」，普通之稱爾。若臺灣則謂夫之父為「大官」，母為「大家」；夫「大官」為尊者之稱，「大家」為有德之號，尋其辭源出於西漢；臺灣為海外之地，開發未久，而所言乃若是典雅，能不可喜？³⁶

8、有根源於地方語言者：

臺語除源於中國者外，其有融合各地之方言者，如：

啥人 謂何人也。與上海語同。《上海縣志》謂：啥為「甚麼」二字之切音。³⁷

淡糝 則點心。為廣州語之變音。淡，薄也；糝，雜也。《周禮·天官》：籩豆之實，貶食糝食。³⁸

較猛 亦急遽也。較，如魯人獵較之較；猛呼如勉，潮州語。猶言猛進也。³⁹

王祿 謂市中賣術者。如命卜之流以術詐人也。「疑耀」：京師勾欄譚語，給人曰王祿。⁴⁰

戇宋 謂愚人也。漳、泉人之赴呂宋者，見其土人性較愚魯，稱之曰戇宋。其後遂以稱人。⁴¹

(九)有根源於外來語者：

臺灣東通日本，西懾荷蘭，北結三藩，南徠呂宋，又先後為荷蘭、西班牙、日本所統治。故臺灣語言其有取諸外來語者甚多，如：

³⁵ 同前註。

³⁶ 《臺灣覽譚》，頁 110。

³⁷ 《臺灣語典》，卷 1，頁 19。

³⁸ 《臺灣語典》，卷 2，頁 61。

³⁹ 同前註，頁 56。

⁴⁰ 《台灣語典》，卷 3，頁 69。

⁴¹ 同前註，卷 3，頁 71。

咕哩 馬來語。謂勞動者。自廈門傳入。⁴²

甲 為量地之名。荷蘭語。臺人沿用之。凡長一丈二尺五寸為一戈，方二十五戈為一甲；約當中國十三畝三分一釐有奇。⁴³

甲萬 為木櫃。或以鐵為之。荷蘭語。⁴⁴

雪文 為肥皂；西洋語。按此語譯文甚雅。雪，洗也。《莊子》：「澡雪而精神」；則有去垢之意。文，理文理也。⁴⁵

攏幫 亦依倚也；馬來語。謂依人生計以俟機會也。⁴⁶

先生於《臺灣贅譚》也說：「日本得臺二十年爾，而臺人之語固有與日語同者，此必明季之時，日人入臺所傳，而音乃漸訛焉。」又說：「臺語謂下等為カソ，而日語為カタウ。臺語謂現在為チムマ，而日語為イマ，繹其辭源，出於一轍，唯發音之輕重疾徐爾。然則臺灣之語，固又有出於荷蘭傳自馬來者。」⁴⁷

(十)有得自原住民之語言者：

臺灣本為原住民之樂土，我先民入而拓之，以長育子孫。故今日臺灣語言，其有取自原住民之語言者不少，如：

番割 為番地貿易之人，俗謂躉賣曰割。⁴⁸

牽手 謂妻也。土番娶婦，親至婦家，攜手以歸；沿山之人習見其俗，因謂妻曰牽手。⁴⁹

蟒甲 為獨木舟；土番語。或作艚舡。⁵⁰

麻薩末 番語也。產於鹿兒門畔。漁者掬其子以畜之塹，至秋則肥，長及尺。相傳延平入台，始有此魚，因名國姓魚。⁵¹

⁴² 《臺灣語典》，卷1，頁19。

⁴³ 同前註，頁31。

⁴⁴ 同前註，卷3，頁75，

⁴⁵ 同前註，頁75。

⁴⁶ 同前註，卷4，頁94。

⁴⁷ 頁111。

⁴⁸ 《臺灣語典》，卷3，頁69。

⁴⁹ 同前註，頁70。

⁵⁰ 同前註，頁75。

⁵¹ 《臺灣漫錄》（南投市：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2年3月《連雅堂先生全集 雅堂文集》版），頁176-177。

按：《臺灣語典》卷三：「麻薩末番語也，亦名國姓魚。」⁵²又：

璞石閣 番語也，一作樸實閣。⁵³

斗六門 番地也。大里杙，亦番地也。我族居之，仍譯其名，非果有門、有杙也。⁵⁴

以上所舉數例，則直接自「番語」翻譯而成者。其他如：「宜蘭」之名「甲子蘭」，譯自番語「蛤仔難」；「羅東」譯自番語「老黨」。至於「屏東」以前名為「阿猴林」，「霧峰」以前名曰「阿罩霧」，「艋舺」譯自「蟒甲」⁵⁵。也都是根源於原住民的語言。其實原住民的語言似乎又別有根源⁵⁶。

(十一)有古字書無而臺語特有者：

有古來「字書」無其字，而臺灣語言中特有者，如：

賸 呼如剝。「字書」無。貸田而耕也。⁵⁷

稊 呼茅，入聲。「字書」無。豫價而沽也。《閩小記》：「閩中種龍眼者，多不自採，賈人春時入賞，估價其園。有蹠花者、蹠青者。」⁵⁸

埔 草原也。呼如晡。「字書」無。臺灣地名有林圯埔，為鄭氏部將林圯所墾。⁵⁹

埕 曝穀場也。呼如呈。「字書」無。臺灣地名有大稻埕，為中外互市之所。⁶⁰

困 寢也。俗作暍。「字書」無。⁶¹

⁵² 《臺灣語典》，卷3，頁74。

⁵³ 《臺灣史跡志》（南投市：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2年3月《連雅堂先生全集 雅堂文集》版），頁213。

⁵⁴ 同前註。

⁵⁵ 以上各見於《臺灣史跡志》，頁217、214、205、220、231。

⁵⁶ 《臺灣通史》，卷1，開闢紀：「《臺灣小誌》曰：『生番之語言，出自馬來者六之一，出自呂宋者十之一，迤北十七村多似斐利賓語。』」。

⁵⁷ 《臺灣語典》，卷1，頁31。

⁵⁸ 同前註。

⁵⁹ 《臺灣語典》，卷1，頁21。

⁶⁰ 同前註。

⁶¹ 《臺灣語典》，卷1，頁37。

愛困 則要睡也。《易》：困于石。《傳》曰：非所困而困焉。則困有居止之義。俗呼作暍，「字書」無。⁶²

(十二)有因開墾之需而自創者：

其有因開墾之艱辛，而特著人情味之語辭，如：

食未 為相見相問之辭，猶古人之言無恙；一謂生計無害可以得食，一謂身體無病可以安食。蓋臺為新闢之土；鑿井耕田，以食為主，而天氣披猖，野番出沒，時有災患。故相問以食，則祝其無恙。⁶³

佗去 為道上相問之辭，猶言何往也。佗與他通，引申為「何」。開闢之時，草萊未啟，時有不虞；故詢其何往，以為防備，亦「出入相友，守望相助」之義也。按「食未」、「佗去」二語，以今思之，亦見我先民當日締造之艱難，為子孫者其可忽哉！⁶⁴

(十三)有寓民族精神而自創者：

其有痛異族之入主我土，而特著民族精神之語辭，如：

覺羅 犬曰覺羅、豕曰胡亞。聞之故老：覺羅氏以東胡之族入主中國，我延平郡王起而逐之，視如犬豕；民族精神於是乎在。⁶⁵

猗生 清生則畜生，鄭氏時語；今呼猗生。蓋自滿人猾夏，穢德彰聞；忠義之士，憤其無道，至以禽獸比之，所謂不與同中國也。⁶⁶

按：《臺灣贅譚》云：「臺灣之語有特殊者，不明其字，則不足以明其義。臺人

⁶² 《臺灣語典》，卷2，頁44。

⁶³ 《臺灣語典》，卷2，頁39。

⁶⁴ 同前註。

⁶⁵ 《臺灣語典》，卷3，頁75。又，《雅堂文集》，卷3，《臺灣漫錄》云：「蟬名齊女，鶉號子規，往籍所傳，事生幽怨。而臺人之稱謂有異是者。臺人呼犬曰覺羅，豕曰胡亞；亞、助辭也。覺羅氏以東胡之族，入主諸夏，我延平郡王起而逐之，雖天厭明德，北伐無功，而義憤之倫，咸懷斥攘，至今猶存其語，亦足以志九世之仇，而洩一時之恨也。」(頁177)

又，《雅言 二六》：「臺灣有特別之語，而與諸夏不同者，臺人謂畜生曰清生，犬曰覺羅，豕曰胡亞。覺羅氏以東胡之族，入主中國，建號曰清；我延平郡王起而逐之，視如犬豕。而我先民之奔走疏附者，漸忠厲義，共麾天戈，以挽落日；事雖未成，而民族精神永留天壤，亦可為子孫之策勵也。」又《臺灣贅譚》也有類似談話。(見頁110-111)

⁶⁶ 《臺灣語典》，卷3，頁75。

呼犬為覺羅；豬為胡亞；亞，助辭也。覺羅氏以胡人之族，盜主諸夏，我延平郡王起而逐之，雖天厭明德，日落虞淵，而奔走疏附者，皆蹈忠赴義之士，而不忍為之賤隸也。心痛異族，目為狗豕，至今猶存此言。然非余為索其隱，則先民之微意或終不得白也。」這雖是先生個人之特殊情懷，但這類語言，則是產生於臺灣特有之歷史背景，而不與中國同者。

六、臺語無一語無字

臺語出於福建的漳、泉語，而漳、泉語，又出於中土，其源既遠，其流又長。因此，必須對中國傳統的文字學、音韻學、方言學，作深入的研究，才能瞭解臺語。也就是說，只要對文字學、音韻學與方言學，有深入研究，就會發現臺語無一語無字，無一字無來歷。

所以，雅堂先生說：臺語有中土正音者，如：

「白若雪」一語為形容之辭，「若」呼「惹」、「雪」呼「薛」，正音也。⁶⁷

「紀綱」之呼「起江」，「彭亨」之呼「搥風」，「高興」之呼「交興」，「都好」之呼「誅好」，則其明著者也。⁶⁸

臺語方言，有沿用漳、泉者，如：「恁厝」、「阮兜」、「即搭」、「或位」。若以轉註、假借之例釋之，其義自明。何以言之？「恁，汝等也」；「厝，置也」，引申為居。「阮，我等也」；「兜，圍也」，引申為聚。「即，就也」；「搭，附也」，附則為集。「或，未定也」；「位，猶所也」。雖屬方言而意可通。⁶⁹

其他，如：「臺人謂『阿諛』曰『阿老』、謂『庶羞』曰『庶秀』，此自然之語調也。」⁷⁰

根據雅堂先生的研究，知臺灣語言，無一語無字，無一字無來歷。而責難臺

⁶⁷ 《雅言 一八》。

⁶⁸ 《雅言 二十》。

⁶⁹ 《雅言 二四》。

⁷⁰ 《雅言 二一》。

語有音無字的人，其實，只不過是一批畏難而不肯研究的人罷了。如今，雅堂先生既已開疆拓土，力著先鞭。接下來，就看後人如何薪火相傳，後出轉精了？

七、結語

綜前所述，知臺灣的語言文字淵源於中國，歷史悠久流長，只是在時空變遷的過程中，有許多音義，在中國已經流失，或隱晦不用者，在臺灣不僅獨存，且能音義不爽。尤其在特殊時空的需求下，以漳、泉語為基礎，進而吸納地區性方言、外來語、原住民語，甚至有為開疆拓土、為寓民族精神的需要，而自我創新的語言。終於成就了內容豐富多元，高尚典雅的「臺灣語言」。這是臺灣重要的文化資產，值得我們好好研究。

雅堂先生所研究的「臺灣語言」，主要是以台南的漳、泉語為主，其他地區與台南地區的異同，雖未曾觸及⁷¹；但開疆拓土，先生已力著先鞭，而後出轉精，使臺灣語言文化，更豐富、更精緻，則有待後生者共同努力。何況漳、泉語外，尚有客家語系、原住民語系等，在歷史的縱深面，與空間的橫向多樣性，均極需作深入的研究。可惜，自先生完成《臺灣語典》迄今，已易七十多寒暑，⁷²而所謂「臺灣話文」，仍然各是所是，各非所非，莫衷一是；客家話文的用字，更是如此。我們知道，統一話文，不僅關係著臺灣各族群文化的榮枯，更關係著族群的融合，與國家的興盛發展。因此，後死者的我們，責豈能旁貸！

先生始終不忘自己是臺灣人，「余，臺灣人也」一詞，一篇之中，屢致志焉⁷³。

⁷¹ 《臺灣語典》，卷 2：「伴手 贄曰伴手。俗赴親友之家，每帶餅餌為相見之禮。而台北曰手訊；謂手之以相問訊也。」（頁 48）按：此條是《臺灣語典》區分台南、台北兩地漳、泉語不同的唯一記載。

⁷² 據《連雅堂先生年譜》，於 1929 年 12 月載：「本年開始寫作《臺灣語典》。」，於 1934 年 6 月載：「拙著《臺灣語典》已成十卷。」（原注：今刊《臺灣語典》四卷耳，此云十卷，待考。）

⁷³ 《臺灣語典 自序一》：「連橫曰：余，臺灣人也，能操臺灣之語而不能書臺語之字、且不能明臺語之義，余深自愧。」《雅言 一》：「余，臺灣人也；既知其難，而不敢以為難。」八四：「余，臺灣人也。臺灣民族之衰落雖至如此，而前途一線之光明，尚有望於今日文學家之指導也。」《雅堂文集》（南投市：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1992 年 3 月《連雅堂先生全集》版），卷 2，與李獻璋書：「我輩臺灣人，凡臺灣之歷史、語言、文學，皆當保存之，宣傳之，發皇而光大之，而後足以對我先民。不佞二十年來，既刊《臺灣通史》，復撰《臺灣詩乘》，今又研究方言，亦聊以盡臺灣人之責任爾。」（頁 130）

故終生為臺灣之文化事業，奮鬥不懈。既撰《臺灣通史》，以保文獻；又集《臺灣詩乘》，以存文學史料；三刊《臺灣詩薈》，集眾人之詩於一篇，以達互相切磋，提振文化之目的。而《臺灣語典》之刊刻，於保存臺灣文化，發達臺灣文化，尤為萬世不易之奠基工程，豈不偉哉！踵武其後的知識份子們，在本土化高唱入雲霄的今日，諸君又盍興乎來哉？！